

# 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

贾平凹

《消息》出版了,关于这本书,关于我的写作,我有几点想法。

首先,在现代化的全球视野下,中国文学应是什么状态和有什么可能?面对着人类的困境,精神的出路会是怎样,我们有什么可能?人与人的关系,人与物的关系,换一句话说,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,还会有什么可能?作为一个写作者,这些问题这么多年一直拷问着我。

《消息》出版后,有一作家读了,来和我交谈。他说书名应该叫“太息”。因为屈原有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,苏轼有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。这样说来,“太息”与书的内容更相宜。我觉得他说的也对,但我还是喜欢“消息”。这本书写的是生生不息的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群,表达的是生命短暂与自然永恒之理。它是大地散发的气息,气息也就是风,大地吹动的风。“消息”宽泛些,实在些,也适合当代人的用语习惯。

这些年来,我走过了许多地方,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多走走。我走的不是大城市,不是旅游景点,而是陕西境内和陕西周围,主要围绕着秦岭和黄河。

## 北乡的茶

洪佑良

湖南浏阳古自以来分为东南西北四乡。北乡与长沙接壤,紧挨平江和株洲。北乡人爱茶,过去家家户户都有烤火房,中间是四方形的火塘,吊着一个能伸缩的铁钩,铁钩上有一个永远不会缺席的壶。合家小坐或接待来客,大家围坐在火塘边,家长里短闲聊。此时,女主人伸出3根手指,从茶筒里拈起一撮曲卷如丝的茶叶,抛入杯中,冲入热水。在一缕腾起的雾气里,你可以闭目聘游,思绪放得很远。柳絮,细雨,燕子的剪尾,粗犷的山歌……整个烤房如同仙境,真的是流光溢彩,岁月生香。

北乡人喝茶有个习俗:给客人敬茶,一定要敬到客人不喝了为止。客人端起茶杯,或啜或饮,主人看似漫不经心,眼睛却不敢放松,客人喝完一杯后,主人立刻续上第二杯。如果客人喝到位了,就在最后一杯里剩下一大半,或者干脆只是象征性地抿一下,主人就不再续了。有人不懂这个习俗,就闹过一个笑话。一个南乡老人去北乡看望女

叫了很多年老黄,老黄却从不见老。

那年冬天,我从租房搬至婆婆路时,已办了退休手续的老黄就是这个样子。15年过去了,老黄还是这个样子,精神抖擞,中气十足,身上没一块赘肉。——没有赘肉,不是保养得好,而是他是个忙碌的人,比如他养的盆栽总是茂盛如热带植物,他的自行车库总是整洁得如同家里的客厅,他送孙女上学的自行车总是锃亮如新。

除了忙自家的事,老黄还忙我们南楼北楼的事。南楼北楼是连在一起的商品房,从一开始就没有物业。因为没有物业,楼里的杂事就挺多的,都需要人干。

老黄揽下了这些活,而且做的全是义务工。每次上班前,都见到他弯腰在打扫楼梯,我想要停下来帮忙,老黄总是不同意,说我的工作忙,别耽误上班。昏暗楼道里的节能灯也是老黄装上的。每次摁楼道灯开关的时候,我都生出一丝愧疚。楼里32户人家,多亏了老黄的默默奉献。

老黄为大家做了太多的好事。做得多了,大家的心里都念着老黄。如果一段时间见不到他,大家见面了都问,老黄呢,老黄去哪里了?

前年冬天,冰冻严重,自来水低压供水。我在五楼,水龙头不出水了。老黄家在三楼,老黄说,水龙头里还有涓涓细流,并且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取水。到了他家,还真是涓涓细流,接一桶水要等很长的时间。我想只要一桶

## 何谓亲情

梁 鸿

那年我16岁,大姐26岁。

那天中午,大姐在单位的会议室摆了两桌,算是在娘家办了酒席。河南农村结婚的规矩是女方前一天先在家里办酒席,招待客人,第二天才去男方家里,男方摆酒。大姐没有在梁庄老家摆酒,因为家里没人,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突然放飞自我浪迹江湖,二姐、三姐已出嫁,哥哥在外打工,我在师范读书。小妹哪里去了?我现在没有一点印象,她应该只能在家里,因为当时她在读初中。

家里没有人主持,也没有钱去请远

亲近邻,大姐索性就在城里办两桌,通知同事朋友,自己要结婚了。冬天,很冷。大姐在单身宿舍的小油炉上,一锅一锅地炒菜,铲出来,分成两盘,端到走廊另一端的会议室里,然后回来接着炒。我记不得是什么菜了,也记不得我是否帮了忙,来了多少客人,我只记得炒菜蒸腾出来的热气迅速凝结成一团薄雾,大姐的脸庞在薄雾里一会儿显现,一会儿消失。

她在非常严肃、专注地对付那口借来的、和小油炉不配套的大炒锅,它在油炉上面,随着锅铲的移动总是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态势。不知道为什么,少年的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,总觉得大姐的脸庞里藏着很深的孤独和忧伤。当然,也许是因为在那天深夜我听到了她低低的啜泣声,我把啜泣声和那天中午的脸庞混在一起,随着时间的润染,慢慢合二为一了。

那晚我听到了大姐的啜泣声,我睡在床的另一头,吓得一动不敢动,我充满了羞愧。尽管当时我只有16岁,但是,我知道,大姐的艰难和孤独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带来的,因为我的存在,因为我和另外几个姐姐哥哥的存在,使得她的人生陷入极为艰难的地步,使得她不能在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场合欢欢喜喜,甚至连更多的祝福也没有得到。

那个时候,我没有能力仔细分析我的羞愧,我只是想把自己缩到最小,缩到大姐忘记床另一头我的存在。可是,那是冬天,我们那儿没有暖气,我和大姐只有紧紧贴着身体才能勉强保暖。也许是大姐意识到了我的僵硬,或者我的发抖,她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腿,我放松下来,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

我时常回忆起这个场景,但我从没有和大姐提过,我几乎没和任何人提过。我忘记有没有在我的作品中提到过,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即使现在,我回想起来,仍觉得我是那个浑身发抖的少年,而大姐,是在出嫁前一晚独自哭泣的新娘。

自母亲生病躺在床上开始,18岁的大姐被迫承担了照顾4个妹妹和1个弟弟的责任。那时她刚刚考上中专。那时的中专毕业可以有很好的工作。入学时母亲给她做了的确良上衣和涤纶裤子,她告别母亲,穿着新衣高高兴兴去上学了。然后,在她下一次回家时,母亲已然因为中风躺在了床上。那是漫长的艰难岁月,我不知道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去的,我只知道,我们有个大姐,是她像定海神针一样,让惶惶不安的我们好像并非全然无依无靠。

大姐始终把我们当孩子,她一边高兴于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,一边愤怒于我们一个个脱离她的掌控,不听她的教诲并因此一次次陷入人生的困境。她像只老母鸡一样,看着越来越庞大的鸡群,明显力不从心,却不承认自己的衰老和孩子们与她的情感的距离。

面对大姐,我的羞愧感是真实存在的。在朦胧中,我知道,她只是大姐,不是我的母亲,不是我的父亲,她没有天然的责任一定要照顾我们。但是她不单让我们有饭吃,还希望我们接受教育、改变命运。我记得那些看着大姐的怜悯的目光,我记得大姐在相亲时被提到的一句“她家负担很重啊”,我记得大姐更年轻时曾经恋爱过,但最终因为她身后“可怕的一群”而被迫分手。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像大山一样压着少不更事的我,我知道我们给大姐带来麻烦了,可是,我们

还离不开大姐的经济支撑和大姐的照顾。因为我们,大姐年轻时一直都处于极度窘困的状态,她到处借钱。她也是个漂亮的、爱面子的年轻姑娘,她也想谈一次自由轻松、充满个性的恋爱,她也想到大城市工作,当年她们班里的女学生几乎都到了省城工作,只有她回到吴镇卫生院。生活是如此牵制她,我们像一个个铅球一样拖着她,让她无法飞翔。

大姐爱笑,笑声爽朗,非常吸引人。大姐会拉手风琴,会拉二胡,会跳舞。冬天她穿着大红羽绒服在广场上跳恰恰舞,那身影要多迷人有多迷人,即使现在她也是广场舞中身姿最灵活的那一个,她身上有一股能量,热情的、开放的能量,我还记得她拉着我让我学着扭动身体的大笑,她让我感受到生命的鲜活和昂扬。

我是在大姐负重的翅膀下长大的,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。在某种意义上,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长大,大姐付出了她绝大部分的心力,也包括她的健康和温和的性格。如果她当时不付出那么多,也没有人会过分谴责她,毕竟,她只是一个姐姐。

可是,大姐做了。我想,这就是生活带给我的希望,这就是大姐带给我的希望。她让我看到生命的另一种意义,即,在相互依存中所生发出来的人性庄严。我不想从独立的人的存在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,我想说的是,虽然今天我们常常从个人化的角度谈论这些话题,但是,在当时我们兄弟姐妹还小的时候,因为大姐的奉献,她的5个弟弟妹妹活了下来并且过上了还不错的生活,这种爱不是爱吗?这难道不是亲情的一种吗?难道不是人类在很多艰难时刻能够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吗?

我当然并不颂扬大姐这样的牺牲,我宁肯大姐只为自己,活出更舒畅的一生,但是,我这样说话是虚弱的。我只能说,对我而言,幸亏有了大姐。

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,大姐生日的时候,我们弟妹几个会腾出时间,买一束花送给大姐,请她吃饭,喝下午茶,逼着她去商店买衣服,我们在一起相互“批判”,也回忆着过往,看着大姐开心,我们也很开心。

而大姐退休那一年,因为怕大姐突然转换生活场不适应,二姐、三姐、小妹轮流去陪她,在一起生活,给她做饭,陪她打牌,哄她开心。当然,在许多时候,也接受她的数落。

在我们家里,如果大姐高兴了,一家人像得到奖赏一样,一个个兴致勃勃;如果大姐生气了,一个个垂头丧气的,会互相打电话问怎么又惹大姐生气了。我们不自觉地被大姐的召唤,围在她身边,讨好她,尽最大努力去爱她。

有一种东西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,那就是长大的我们意识到大姐的奉献,我们因此感激她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漫长的岁月中,大姐对我们的呵护、奉献和教育变为生命之间最为密切的关联,我们彼此依靠,相互慰藉,来共同抵抗并感受这生命中的艰难和美好。

这是我所理解的亲情。是大姐用自己的生命给我的阐释。它属于亲情的某一部分本质形态,值得我们铭记。

们在追逐现代化、继承民族传统的时侯,民间的东西是新鲜的、蓬勃的,它们是接续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力量。

以前的写作,我曾经说过,我是为一部分人写的。如天下有川菜、湘菜,有粤菜、淮扬菜,每一种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。吃辣的到川菜馆、湘菜馆,吃清淡的到粤菜馆和淮扬菜馆。我的写作只是给一部分人写的。但现

在这观念变了,因为我读了一些重要的经典,受到了启发,启发我要更关注有情众生,我的写作的受众要再扩大,要探究天地自然的东西,要追问人性的灵魂的东西,而不仅仅是一种好玩的故事和一种游戏的文字。

我是个纯粹的写作者。因为全部

精力投入在写作中,写了那么多,我沒

心思和时间去顾及别的,也顾及不了别的。尤其70岁后,对生活已无要求,

就是写作,只是写作,如唱戏的只是唱,画画的只是画。

为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,年轻时我曾学习明清文学的文气和笔致,60岁后转向,更多倾心于汉文学、魏晋文学。它们有雄伟苍茫的境界,有人生的感慨和叹喟,有纯正和趣味

的文笔。我一心想着怎么写出混动感、筋道感。其间又爱听秦腔、蒲剧、豫剧,我在文字里借鉴了它们许多。

还有,我不喜欢体裁上分得太细。文体是流变的。四川人最擅长在饮食上的食材搭配,在房子装修上的材料搭配,看似乱搭,却别有味道,别有花样,形成了独特风格。现在农林科技发展,出现了许多新水果,都是各种果树杂交和嫁接而成的。我当年主编《美文》杂志,学术报告、导演手记、考察记录、书画策展,只要传达了人生经验和智慧,文字有趣,我都编辑刊出。

其实,对我来说,写作是越写越难,越写越不自信,越写越是战战兢兢。《消息》也是这样。它出版后,我在留意社会对它的反应。对于饭菜,有的人吃营养,有的人吃味道。这本书是否有营养,是否有味道?这将听从读者的评判,以调整我以后的写作。



▲水彩画《漓江待渡》,作者张漾兮,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# ·诗歌征文选登·

## 以青春命名的词语

韩熠伟

风压低了身子  
这是一场无声的对话  
雨水把心事约出来  
在鸟鸣声中反复淘洗  
在深秋之时  
一定会有一些  
以青春命名的词语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张 健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第一次过南渡河,看着那往来的轮渡,像一头年迈的水牛,在水面上划出两道波纹,慢慢扩散开去。渡船上的工人,皮肤黝黑,皱纹间夹着风霜的痕迹。他们口含哨子,手持小旗,指挥车辆停靠。河岸排着长龙似的车队和人群等待过河,车多是货车,载满各色货物,要往海南岛去。司机们每车每天,三三两两聚在一处,说着闲话,眼睛却时不时瞟向那渡船,计算着何时能轮到自己上船。

当时,我看到那情景,河北梆子《渡口》的歌词不禁脱口而出:

滹沱江河天上来,  
彩云朵朵水中开。

小渡船托重载,

日夜送往又迎来。

虽然《渡口》所描述的小渡船跟南渡河上的轮渡不可同日而语,“小小渡船托重载,日夜送往又迎来”却是南渡河口的真实写照。

雷州半岛是大陆通往海南岛的必经之地,207国道穿雷州城而过,城下的南渡河渡口就成了南来北往的要塞了。

雷州半岛是大陆通往海南岛的必经之地,207国道穿雷州城而过,城下的南渡河渡口就成了南来北往的要塞了。

## 远去的轮渡

余 石

航,渡口的店铺就成了船客们的温暖之家。经常往返此道的海南岛货车司机,个个都跟那些店铺业主有交情,平时没事路过,打个招呼,喝口水,有事需要帮忙时,也都非常爽快。有些司机还会把车停在渡口,小酌两杯,休息一夜,第二天再走,也是常有的事。

雷州城算半个水乡,除南渡河渡口外,还有安榄渡、杨村渡等渡口。雷州陶窑通过南渡河等进入南海,输送到东南亚及欧洲等地。

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在“路通财通”观念的推动下,这些渡口早已建起桥梁。先是窄窄的小桥,只容两车并行。后来建了宽阔的新桥,四车并行亦不觉拥挤。桥上车流如织,昼夜不息。轮渡先是减少了班次,继而完全停运。

那铁壳渡船被拖到河湾处,任凭风吹雨打,锈迹蔓延全身,终于成了一堆废铁。从前渡口慢悠悠的等待,变成了桥上的

风驰电掣。

今天,每当我驾车驶上那些新建的大桥,望着桥下奔涌的碧流,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的豪气就在心中翻滚。我还想起过去的很多事。我记得,在改革开放之初,每次到广州出差,走一趟要一宿,更早的时候,甚至要一天一夜。如今,大桥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,一座更比一座雄伟、漂亮。虎门大桥如巨龙卧波,南沙大桥车流如织,深中通道壮观无比……其中,很多大桥还创造了奇迹,就像深中通道,它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大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,而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。各种桥梁的建成,逐渐替换了慢悠悠的轮渡,让一个又一个渡口悄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小小渡口就是一个缩影,让我看到了城市风景的不断更新,更看到了时代的飞速发展。

